



# 袅袅炊烟

■ 韩建乐

村头有一片四方方的田地，每家每户的田都被田垄隔开，打眼望去整整齐齐，一丝不苟。这片田属于村集体的自留地，平日里乡亲们盖房修圈，都要在这片地里取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土壕。

在我的记忆中，洋槐树最高的那根枝丫的头都没能伸到壕上面去。每当拉着载满庄稼的架子车从路上俯视壕底，父母总要叮嘱，别在边上上去，小心掉下去！

但是在我眼里，这座壕就是最有吸引力的游乐场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那里的农村小学执行的是半天课时，早上去的早，下午不到三点就放学了。周五放假还会更早一些，往往是日头还高挂天上，我们就麻利地把书包放下，三五成群吆喝着向土壕出发了。关中原上气候干燥，土壕里尘土飞扬，清脆的童声在壕壁上来回反射，久久回荡。

虽然好玩，虽然贪玩，但按时回家吃饭的自觉性还是有的，否则免不了挨一顿饱打。虽然没有手表，也没有手机，但我们有精确的时间参照，那就是看村庄里的烟囱有没有冒烟！

在那个年代，关中原上的农村大多都是厦子房，一道公墙两家用，相邻两家各自依托公墙搭建斜顶青瓦屋面，省了成本还便于维系邻里关系。厦子房后面是一个独立的厨房，每个厨房屋顶都耸立着一根烟囱。每到饭时，当土砌的灶膛里秸秆燃起，一柱柱青烟就在屋顶飘荡，在半空中变幻着各种形态，向我们伸出召唤回家的手势。

第一柱青烟通过光线传播到达眼里，只是结束打闹嬉戏的前奏。有胆大且皮厚的伙伴，很多都是让人惊悚：“那是我妈在烧羊圈的草呢，不是做饭哩！”

至少是很多柱炊烟都冉冉升起，汇集在了村庄上空，形成了一个硕大而明显的手势之后，我们才摸一摸昨天刚被鞋底子擦过的屁股，不甘心地拍

拍身上的灰尘，相互打量一番，方捡拾起各自的“战利品”，比如被幻想成坐骑的树杈子、挎在腰间的木头枪、红苕杆制作的“顶圈”、从壕壁隐秘处挖到的“崖娃娃”，诸如如此等等，携带着下一次的想法，朝着炊烟升起的方向走去。

由于搭灶技术的差异，灶膛排烟效果有所不同。有时候遇上吹倒风，一股白烟就会从灶膛倒灌出来，正在做饭的母亲被呛得咳嗽连连，赶忙指挥我把灶膛里的柴火拨开，再使劲拉几把风箱。风箱叶扇就紧张地拍打着风门，“吧嗒吧嗒”的声音充满了生活的节奏感，在庭院里荡来荡去。

下雪之后气温骤降，母亲把早饭都做好了还赖在炕上不想起来。我借口说棉袄太冷。母亲就把棉袄棉裤拿到厨房，就着灶火烘烤片刻，揉成一团把热气捂着，迅速地冲到跟前。炊烟格外喜欢棉花和粗布，毫无保留地把烟火味渗进棉花里，那种味道闻起来也似乎带着迷人的气息，给人以无穷的力量。

村里有一口老井，全村人生活用水都要靠它。我不知道水井的年龄有多大，只记得水井口的青石已被绳索勒出了深深的沟痕。钩桶相碰、挑起扁担的第一个声响，既清脆又干脆，既紧张又急促。当沉睡中的村庄被突然唤醒，天才麻麻亮，父辈和他们的父辈们早已知道，灶膛里的火已经燃起，随即而来的就是穿透清晨直达心肺的炊烟，它在提醒着每一个休憩了整晚的生命，新的一天又来了，该起床劳作了！

轱辘把绳子一圈一圈缠在身上，吊起满满一桶井水之后又开始下一桶。鸡鸣和犬吠此起彼伏，桶里的水跳跃而出落入土里，潮湿而凝重的气息浸入炊烟笼罩的村庄，与挑水者厚重的脚步完美融合，在一个个周而复始的清晨，形成了富有生命张力的场景。村庄之外，大地早已散发勃勃生机，几只麻雀从树丫附身飞落地上，扬起脑袋机警的观察着四周，

旋即又飞向另一处田野，翅膀扇动着雾气，划破了一整张天空……

渭北旱原人的早饭极其简单。春夏秋三季就是馒头和锅盔馍，冬天熬上一锅红苕苞谷糝，苞谷糝必须要用废秸秆，以软火慢慢熬。灶房里就一直充盈着青烟的气息。用萝卜腌制而成的咸菜是早饭时必备的主菜，切成细丝状之后装入盘子，在菜丝面上搁一点辣椒面，铁勺里倒点油伸进灶膛煎，带着柴火的烟气泼在菜上，“滋啦”一声，满屋里都是浓浓的油香和蒸汽。待烟雾散去，大半个馒头已下肚了。填饱了肚子，该干活的去地里干活，该喂牲养畜的在圈里忙着。这一赶早就忙活起来的锅灶和炊烟，就像是不可抗拒的号令，指挥着人们奔走在厚实的黄土地上，忙忙碌碌，不敢懈怠。

后来我和许多小伙伴一样，去了离家十几公里远的地方上高中。每周五放假，我们骑着吱吱作响的自行车，一刻也舍不得耽误似的往回赶。放学时候恰逢家家户户开始做下午饭，时不时有炊烟携带着饭菜的味道，不紧不慢地穿过村庄旁的公路，这似乎给了我更多的力量。颠簸的路途抵挡不住回家的激动，我的双腿摆得更快，双脚踏得更欢，自行车轮似乎要从路上飞驰起来，耳边滴滴呼呼的风声……到了，到了，当自己亲爱的村庄出现在眼前，一缕缕炊烟正在屋顶和树冠之上，随风缓缓舞动，熟悉的味道指引着车轮前进的方向，就好像闭着眼也能驶向自己的家。

每一柱炊烟传来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母亲端来的一碗手擀面，虽然原料无异、调料相同，但就是有着吸引儿女的独特口味，令每一个归来的孩子都胃口大开，齿间留香。

每一柱炊烟升起的样子，又都各有不同。东家的炊烟泛白，西家的炊烟带青，前院的炊烟稀疏，后院的炊烟浓烈。我站在村口的门楼旁边，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一柱炊烟是来自自家的烟囱；从炊

烟升起的样子，就能猜得出母亲做的什么饭。或许，这就是生命的本能，让我永不迷失。

离开故乡二十多年。同样是在厨房做饭，身上只是油烟，再也没有烟火气息，也闻不到棉衣里的柴火味。逢年过节，打着回家陪陪老人的心思，有时候却不禁感到是在走程序，寻求心理安慰。村子里的土房子都拆完了，拔地而起的都是砖混结构的楼房，不想在老宅子修房子的也都搬到县城去了。我沿着村庄内的干净而又整齐的水泥路闲转，两边的房子都修的高大宽敞、气势宏伟，但大门敞开的人户不多。走到村东头一个小时候玩伴家门口，地上的落叶已经厚厚一层，朱红大门两侧的对联在风吹雨淋中已经残缺不齐，但还顽强地守在墙上，似乎在执着地等待着主人归来。

按照惯例，每次回去要到家族里已逝长者的坟头烧点香火、修整坟包，以寄托哀思。我默念着归乡太少的愧疚，心里却像塞了一团棉花，堵得发慌。回到家里拿出手机拨弄着，母亲似乎是在给我说话，又好像是自个自的唠叨，村里对烧秸秆管得很严，现在提倡使用节能灶，做饭很少烧秸秆，土炕也挖了，冬天早晚也没有烟熏缭绕了。我问她眼睛怎么样了，母亲说白内障症状似乎没有再加重，每晚坚持滴几滴眼药就行了，这让我心里很是慰藉。母亲曾说过，那些年日子紧张，灶火里烧不起煤，只能烧麦秸和苞谷秆，熏坏了她的眼睛，她还说起了我小时候给屋里烧炕，结果给炕里塞的苞谷秆太多，烫得我半夜醒来直往炕边边挤。

听着听着，我似乎又看到了那个如今早已不复存在的土壕，我正站在土壕边上，看着村庄上空刚刚升起的袅袅炊烟，分辨着哪一柱是出自自家烟囱，不由自主地朝着炊烟升起的方向走去。我低着头走着，费力地走着，走到一半的时候抬头一看，竟不知走到了哪里，方才的炊烟早已消逝不见……

# 白菜薹

黎盛勇

被疫情困在西安一个月回不得家。儿子这边“养”出了两种特别的花。出人意料的是，都开得特别好！一是孙子养下的两颗萝卜开的粉边白花，业已繁华满头。另一种，知道我爱吃菜薹，妹妹由平利快递来一箱土腊肉之类的土特产，一箱白菜薹。妹妹真心，买得太多。收到后一边吃上，一边也是想留一部分放几天，到过年还能有得吃。夫人动了点脑筋，装在垫着湿毛巾的盒子里养着。室内二十七八度，菜薹急着开了花。是金灿灿的，小黄花，簇拥热烈。乍一看，像是花店送的大花束。妹妹电话里说：冬天平利干旱，今年菜薹出得不壮实，出得早。我知道，粗壮的菜薹，要到年后，才能长出来。

“即在深山吹窗柴/姐从屋里送饭来/今日下饭什么菜/油炸豆腐白菜薹/看你爱不爱？”这是我早年在平利正阳龙洞河村听村里的民歌手邹泽春唱的关于菜薹的民歌。这首歌里的“窗柴”，是深山老林里人家冬春季里煮着树木落叶，砍伐用以烧木炭、烧砖瓦的材料。这是只有男人才能干的险重之活。一般是吃过早饭后上山，一整天在山里干，中午饭是由家里人送去吃的。

在我们平利，春节后的一段时间里，地里可吃的青菜有限，菠菜、芥菜、香菜、蒜苗又不是大路菜。而可吃的青菜里，莫过于新鲜水灵的白菜薹儿了。

“头伙萝卜二伙菜，三伙四伙上街卖。”这是我们地方的农谚，说的是种下大白菜，秋来下种，一个月后间苗，餐桌上就有得白菜吃了。当冬天到来的时候，长得肥胖壮硕的大白菜，都收获贮藏或者拿到市场上卖了好价钱。菜地里撒下的，全是那些个卖不上秤的叫“散壳子”小不点儿。这些散壳子，在生长的过程中，因为获取阳光、水分、营养等机会总不那么均等，给大个儿的白菜挤兑得其貌不扬，或者还给收割大白菜的人有意无意地踢腾得东倒西歪，或者是被冲撞得缺胳膊少腿了。他们不得不跟丢弃的烂菜帮子为伍，稀稀拉拉的生在冬季干枯的土地里。那份生存的光景，很是惨淡！

“没娘的孩子天照应。”散壳子们，倒有着经霜不死的顽强的生命力！待熬到冬雪融化，或值春雨一两场，也就注定是他们的好日子了。或许在一夜两夜间，他们就打起了精神，健壮地挺立起来。嫩叶抱团簇拥如柱、头顶翠绿叶萼，威风不逊高树，拔节赛同新笋！这新长起来的部分，我们叫它白菜薹儿，在方言里被美化后很好听。

待菜薹儿疯长到半尺高的时候，早起，你去看地里露露下来。胖乎乎的菜薹连着嫩叶，带着花苞，放在竹篮里，翠生生的好看。只消清水冲洗掉灰尘，就可下厨烹来食用了。爆炒，炆汤，开水煮后调腐乳凉拌。这样的烹制，对于过年期间吃多了油腻大菜的食客，可都是备受欢迎的上品。

新春菜薹儿上市，无论炒成炒淡烟，是我年年如一，天天必吃的。有年春节，我因感冒导致大面积口腔溃疡，吞食稀粥都很困难。回到乡下老家疗养期间，一日父亲在一锅腊肉汤里煮了菜薹儿。那天有没有主食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菜薹儿煮得很熟，那一餐，父亲拿出他惊讶而满意的笑容，看着我饥肠辘辘的我风卷残云的吃了他所煮的满满一大锅菜薹儿。那一餐，我如饕餮一般，食量大得惊人！至今还感觉得到菜薹儿的香！

白菜薹儿的个性是执着的，这在于它不怕你掰折。昨天掰折的地方，今天会长出两三个更多稍细点的菜薹儿来，生生不息。那是因为它们都怀着开花结子传宗接代使命！

近年来，我们地方有企业将白菜薹儿焯水后真空包装了冷藏上超市卖，让人过了季节也还能吃到偏好的这口。我吃过，也是方便了，但感觉着少了原物的清香味儿。看来，任何鲜活的东西，过期是个必然，你一厢情愿地要他们的美跨越时空，都是事与愿违，不如留下念想的好。

# 宦姑焕古

■ 李厚之



紫阳城溯江40里有宦姑滩，《紫阳县志》云：“古之葡萄酒也。渡之西岸悬崖间，古木成丛，无数乌鸦栖之，司更唱晚，朝去暮来，岁以为常”。故民间又呼之“乌鸦渡”。“宦姑”之名始于清咸丰之年，那时这里商贾辐辏，负贩不绝。然而中阻汉水，船渡往来，舟子趁机勒索，行旅叫苦不迭。河南杞县知县张景留之女，县吏王泰来之妻张氏，慨捐地亩四架，计课13石2斗，缴县立案，以为舟子工食，从此不许再索钱财。知县刘昌蕃极为赞赏，表彰说：“该氏捐地利济，无负于宦家闺教。”邑举人杨家坤撰而撰写《宦姑义渡碑》云：“宦女张氏……洵晓畅大义，巾帼冠绝楚矣。”于是葡萄酒渡又有宦姑之名，一直传到今天。

宦姑渡崖上即宦姑镇，陂陀迤迤，阡陌罗列，是汉水上古老集镇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省考古队曾在隔江相望的蜡烛园考古发掘，在一座北魏和平二年（461）墓中，出土了一套“乐舞伎铜带牌”，带版上的舞伎双手上举，右腿吸起，左足尖立在舞毯上，跳着胡旋舞；乐师则着胡服，高鼻深目，虬髯或卷或张，聚精会神地演奏各种乐器。于是有人据此而写《巴山寻舞》在省报发表；《陕西日报》大学任大熙教授，在《魏晋隋唐史论》中，还将宦姑列入中国古代与西域各国贸易往来地之一。而这又从考古工作者在宦姑发现一处唐代窖藏铜钱得到证明，《陕西日报》载文披露：该地出土的“开元通宝”铜钱中，另有波斯萨珊王朝银币一枚。波斯即今中亚伊朗。从而证明紫阳宦姑很早就有了与西域各国交往的历史。能够吸引中亚商人不远万里，来到群山环列的宦姑滩，当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这里所产的好茶。因茶事而与胡贾交往，应该是今天所见西域文物的最好说明。而今，宦姑易名焕古，虽是谐音，却寓含着去旧迎新，勃勃向上的广大胸怀，立意可谓高迥。

焕古是山乡也是水乡，更是有名的茶乡，这里的山则峰峦列屏，翠出半天；这里的水则沧滩湍湍，浴碧涵苍；这里的茶则毛尖翠峰，闻名遐迩。所谓山可赏，水可玩，茶可品，实在是旅游观光的好地方。因而每届清明，当山花绽放，绿茶飘香之时，慕名而来游客者不绝如缕。

新禧年之巳日，我有幸陪着名学者费秉勋一行人来焕古采风，自紫阳乘船，溯流而上，只见江流浩渺，烟水氤氲，悠扬的山歌和缠绵的渔歌，在空谷中交织荡漾。两岸青山，映照江面，云水一色。遥望焕古镇，隐于绿树葱郁中，宛如天开图画。舫舟宦姑渡，登上焕古街，逛集市，看村姑，听山歌，品新茶，着实体验了焕然一新的焕古风情。费秉勋教授不禁陶然而醉，怡然而吟，以一首《焕古镇书怀》表达一行人心声：江边一镇闹阡陌，鼙耳民谣韵芋眠。宦姑事衰意悵悵，旅人情谊语欢欢。

转眼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焕古茶叶、焕古美食、焕古风情搭上了高速交通的快车，走向全国；沿江环线的旅游干道，宽敞漂亮的过江大桥，更让焕古古镇熠熠生辉、生机勃勃。祝愿焕古一新，茶风永存，勤劳民风，世代传统。

# 放牛的日子

■ 鲁建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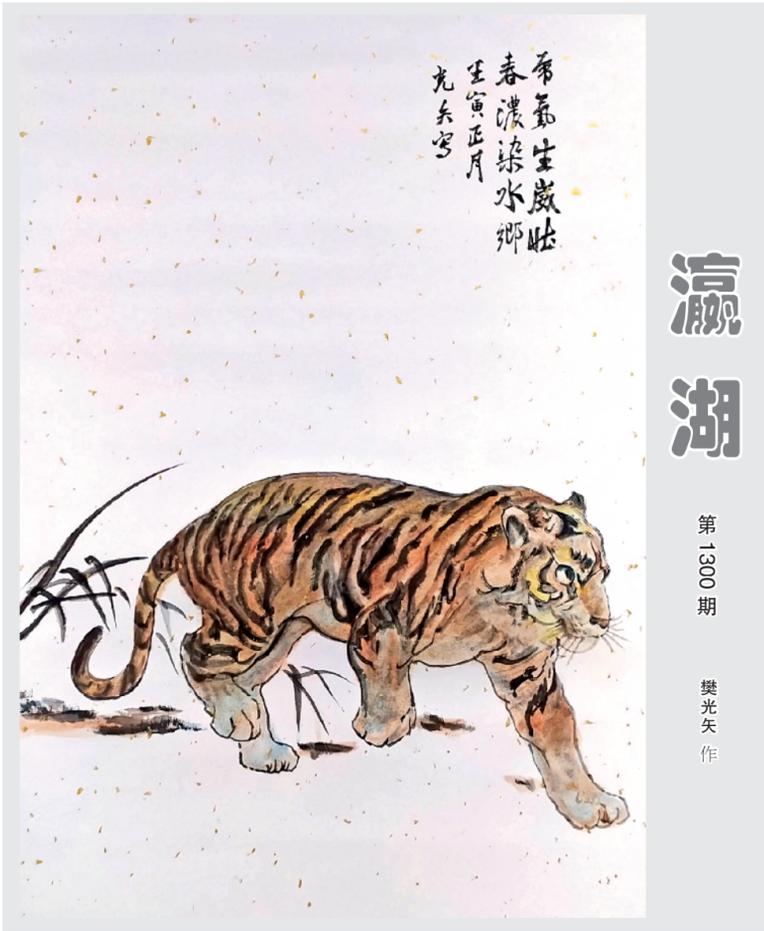
从小生活在农家，时常在山村沟沟岔岔与牛为伴，对牛有着难以忘怀的情结和不可磨灭的记忆。

能记事的时候起，就和姐姐一起，与同院子里的小伙伴一起放牛。那时候，家里喂了一头犏牛。这头牛是土地承包到户时，村集体分给我家和端爷共有的。它体形硕大，四肢健壮，两只眼睛像对铜铃，一身栗色毛毛好像绸缎，走起路来稳健有力，站在牛群威风凛凛，俨然一副王者形象；下田耕地能独个拉犁，一个顶俩，深得庄户人家喜欢；放养这头牛，给我莫大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它从不主动惹事，但凡有胆敢挑战者，只需他昂头一甩，或者一声仰天长啸，好事者就会很知趣的败兴而归；这头牛还很通人性，好似能识人，在主人跟前乖顺听话。小时候听端爷讲过，他说他要养这头牛一辈子。因为这头牛曾经神奇的在危险来临之际救了端爷的儿子。

放牛的日子单纯而又快乐。放牛在农家都是老人或者孩子的事情。老人平时放牛，小孩子在下午周末或者寒暑假放牛。春天，一场春雨过后，溪水慢慢丰盈了，山坡一天天嫩绿了，我们在大人安排下，把宰了一冬的牛从牛圈里放出来，任它踏上田埂小路，在草色遥看却无的田野里悠悠漫步，舒展筋骨。小伙伴们也聚在一起，不管是山岗还是平川，也不管是庄稼地还是荒草坡，男孩们斗鸡摔跤，女孩们抓石子比女红，释放着一个冬天的郁闷。夏天正值暑假，水草丰茂，天黑夜短，也是耕牛农活最少的时候，放牛的小伙伴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清晨，东方才刚刚露出鱼肚白，露水还在草尖儿上晶莹剔透，我们就约上小伙伴们，把牛赶到距离庄稼地比较远的草场上，让他们尽情地吃，也让我们尽情地玩。时常会听到几声野鸡下蛋的叫声，我们就循着声音的方向，在茅草旺盛的地方捡上几只野鸡蛋，用草帽装上，带回家中餐一顿。也有捡不到野鸡蛋的时候，我们顺着麻雀起飞的地方，找鸟窝，掏鸟蛋，然后用苞谷叶子把鸟蛋包好，放在柴火上烤熟，味道也十分鲜美。夏夜来临，我们吆喝着牛群，趁着山风，拉着牛草，放牛归来。秋天，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耕种的季节。田里的庄稼熟了，树上的果子熟了，顺手牵羊的事情也是时常发生的。放牛的途中，顺手把叔家的秋黄瓜摘一根，把二伯家的苞谷掰一穗，谁都不说，悄悄地独享。秋天放牛还有一个放牛娃都很热爱但现在想来非常危险的项目——捅胡蜂窝。秋天，庄稼收割完了，放牛娃把牛直接放进庄稼地里，然后就在树上找胡蜂窝，远远地站在地上，一人捡上几个石块，瞄准树上的胡蜂窝，看谁打得准，看谁打得狠。这是一个考验技术和胆量的活儿。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小伙伴看准了一个胡蜂窝，嗖的一个石块过去，只见一个水桶大的胡蜂窝从树上直接掉了下来，胡蜂窝顿时炸了锅，把一伙放牛娃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所幸没有人受伤。

放牛的时候，最难忘的是居住在老家山顶上的那户人家。他们一家五口，父母和三个孩子，原本住在靠村子西边的岭上，因为他们生产有近百亩土地在东坡坡上，队里人就给他们做工作，让搬到东坡上来住，帮队里其他人家照看庄稼。记得他们才搬去的时候，院场边支了五口大锅，农忙时全队的人都在那里生火做饭，场面热闹非凡。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条件艰苦，加上父亲老实，他的母亲被人贩子拐卖，留下三个小孩与老实父亲相依为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个小伙伴从小懂事，讨人喜欢。由于他们住的地方和院子离得很远，我们每次放牛上山，他就非常热情，十分期待我们在山上多待一些时间，为了留住我们，他教我们掏鸟蛋，烤苞谷，上树摘柿子，留我们在家吃饭，让他奶奶给我们唱民歌……他家没有牛，但我们把牛赶上去，牛好像就是他家的了，他把牛赶到水草最好的地方，太阳下山时又到林子里把牛牵出来交给我们，忙得不亦乐乎。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的他其实也是个留守儿童，我们放牛的生活也给寂寞的他带来了共享的快乐。有牛的庄户人家是踏实而幸福的。在那个农耕年代，耕牛是一个农家最值钱的生产资料，好多农户把牛当作家庭的一员。我们家的那头牛给我们家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头牛除了每年春秋两季耕耘了我的几十亩地，还在农忙的时候被别家借去耕地换工，补充了我家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时光荏苒，岁月轮回。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的年轻人大都进城创业打工，农村土地耕种逐步由耕牛变成机械，端爷去了广东，小伙伴去了河北，昔日的放牛娃们都走出了大山，耕牛没有以往那么吃香了，放牛娃也成了历史，这是时代进步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曾经的放牛岁月和村居生活，永远值得记忆和回忆。



岁暮生歲時  
春濃染水鄉  
壬寅正月  
光夫寫

# 瀛湖

第1300期

樊光夫作

肉承载着一家人全年的口福，来不得半点偷巧和虚假。

乡村的冬天，乡亲们闲置下来，有了难得的空闲日子，就开始“煨”日子了，煨，讲究文火和武火，武火热烈让汤汁滚沸入味，文火慢炖滋味才会持久醇厚。煨一壶老酒，飘香发出浓浓的醇香，让一个村子都醉了；煨一吊罐猪肉，肉香蘑菇香土诱得喜鹊喳喳叫；煨一锅老豆腐，咕咕咕咕的钢筋筋里，翻腾着鲜嫩的日子。炉膛里煨出乡味绵长，是“最

# 腊月烟火飘年味

■ 李永明

是人间烟火色，且以美食慰风尘”。

煨出来的美食出锅后，父亲总会给左邻右舍端去一碗，大家互相品鉴一番，同时感恩土地的恩赐。有人说煨是一种火候，在父亲眼中更是一种尺度、一种境界，人间有味是清欢，有味人生都是煨出来的。

乡村的日子是熬出来的，苦日子、甜日子都熬。冬天是熬日子的最好时节，熬一锅红薯糖或者玉米糖，让年味甜起来，母亲把挂在屋檐下受过的红薯取下来，一个个洗净，剝掉“黑疤”放进锅里熬，甜甜糯糯满屋飘香，熬好

的红薯糖，黏糊糊，玛瑙色，剝一坨塞进嘴里，黏黏的、软软的、甜甜的，巧手的母亲做成爆米花糖，那是诱人的年味啊！

熬百草汤。父亲总要采一些草药，放在土吊罐里熬，咕咕咕咕的吊罐里，翻滚着泛黄的草药汤，一股股苦味涌来，晾温的草药汤，母亲逼着我们喝，还说苦能治百病。我们一饮而尽，喝下苦苦的草药。在乡下，乡亲们都用习惯用中草药热水泡脚，并总结了无数“中医调理”阴阳平衡大全：“脚是人之根，脚热暖全身”“晚上洗脚，当吃补药”。“端午百草都是药”，乡亲们都会提前在端午节前后，采集艾草、菖蒲、苦蒿、夏枯草等植物，放在房前屋后以备急需。冬季来临，就会把这些“端午草”放在锅里熬煮，同时加上落地的车前草、水灯草、橘皮，加上这一年的阳光、细雨、繁花、落叶，以熬制出馥郁芬芳的“百草汤”。此时，烟火的味道混杂草药的苦涩馨香，在房内氤氲蔓延，一家人用热气腾腾的“百草汤”泡脚，度过一个个漫漫冬夜。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烟火是乡村的暖色，温暖着游子的记忆；烟火是最美的底色，牵系着游子的乡愁。有烟火的生活，有熬煎暖，有水意有意更有诗意。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如今，许多在外打工谋生的农村人趁着乡村振兴的春风返乡创业，一度寂静的乡村再次升腾起生活的喧闹与红火，乡村烟火更旺更红。